

Wenbi 诗歌

## 东塔云烟

白象小鱼

古塔已非宋朝  
云烟也不是熙宁年间的  
但一样的霞光映山  
云烟缭绕

有雾的早晨，  
塔尖在云烟中出没  
像钉在尘世的桩  
每一道眼光都是一条缆绳

我们是游走的鱼  
在街道上穿梭  
在窗台边饮水、接吻  
忙活着属于自己的温饱

在小镇逆流而上  
将一片云烟种植  
入夜，让昼夜奔袭而来  
泪水常常淹没了梦境

Wenbi 散文

## 走在背后

徐苗苗

从小到大，父亲总是走在我的前面，我总是走在他的背后。小时候他是高大的，不知为什么现在的他矮小了下来，可是父亲他总是走在前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无论是小时候，还是长大了，我总是没能跟上他的脚步，总是小步跑地跟着，有时跟不上，就要被他远远地甩下。他像是一个奔跑者，忙忙碌碌地生活着。我只是这么静静地跟着，无论去哪里，父亲总愿意走在最前头，他总是不会回头，但是嘴上又不停地叫我快点前进。总会发生着这样一件事情，我迈开不耐烦的步伐跟随他，他却又加快脚步。远远地他又不见了，我停下了，在原地生气地大叫着，而他会停在远远的地方等着远远的我自己走去。

不过，我还是愿意这么跟着，在他所遮挡着的阴影里，在他的庇护下面成长。长大了，发现他所能遮蔽的一点点变小，阳光所带来的刺眼，穿透了他的身躯，他看起来变得突然渺小了许多。大千世界，好似一块巨大的画幅，在我眼前展开着，他的身影也渐渐地，从画幅的全部，变成了边角角色。

不愿相信，他变成景色的事实，我仍旧常常去偷偷证明他还是我的世界的全部。他走在我的前头，他可是永远强壮的爸爸，他可是永远撑着天的爸爸呢。我偷偷让他走得比我快，在我前面，等着我。他可是最厉害的爸爸呢，无论去到哪里他都会在最前头，他会为我挡着风雨，却任凭我娇气。他是为我吃苦头，却送给我所有用彩虹做的糖，用星星做的枕头的人。

看着他的身影，我的眼前瞬间闪过了朱自清《背影》里面的父亲，小黑帽子，大黑褂，颤颤巍巍地爬上月台的父亲。小时候第一次读时，我在心里暗暗责怪了朱自清，为什么不上前去扶父亲一把呢？他为什么只是默默地站在背后看着泪流泪？突然间，那种深刻的体会涌上了心头，他也许想让父亲还有能为孩子做些什么的感觉吧。

我也想留在父亲的背影中，走在他的背后，落在他的脚印里，做他亲手播下的种子，做他亲手耕耘的田畦，做他亲自落下的汗水，活在永远有他的世界里。但是，我却逐渐长大，他在岁月的蹉跎之中失去了遮挡的力量。我想，我有和朱自清一样的心情，但是我不会和朱自清一样，我不会永远走在背后，我会长大，我会顶天立地，我会为他撑住天地，我会让他跟不上我，却一直在前方等候。

他的旧照，被困在了黑白镜框之中，他的青春，却完全融入了我的体内。他给我的，不单单是他的外表，还给了我他的整个青春，整个后半生。我要从他的身后，走到他的面前，不要等到他真的拥有白发，不要等到他真的有了皱纹，不要等到他真的颤颤巍巍，趁现在的我还可以和他一起观赏，趁他还有尚未完全远去的青春年华。

爸爸，请你走在我的背后。

倪蓉棣

傍晚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吵嚷声。周小武马上竖起耳朵听，只听见妹妹着急地说：不行，你们不能进去，我哥哥正在休息呢。他吩咐过了，什么人也不想见。

笑话！市长来了，他见我们一班朋友来了，他不见，岂有此理！有人高声嚷道。显然，他这话是故意说给他周小武听的。

周小武来不及想他们是谁，房门哐啷一声被推开了。

进来共五个人，除了妹妹小文，其他四个人全是小伙子，且全部戴着墨镜。他们的阵势和模样都很可怕。

周小武吃了一惊。他并不认识他们。周大哥，你好啊！带头的小伙子抢着喊道。他是个小胖子，剃平头，脸膛又黑又粗。

你们是谁？怎么，朋友都忘记了？小胖子仰头哈哈大笑。

这里是住院部，声音轻一点。小文皱皱眉头提醒道。

你出去一下，我们有话要跟你哥哥说。小胖子向她摆摆手。

走吧。旁边三位小伙子马上过来，不由分说，推着小文就往门外走。

怎么啦？小文不无生气，回头看了一眼周小武。

周小武说：去把。小文一出去，房门便被关上了。

大哥，你真的把我们给忘记了？小胖子盯住周小武。

周小武躺在病床上，右臂缠着厚厚的绷带，脸色苍白。他笑笑，歉疚地说：对不起，我我真的记不起来。

这个，你总记得起来吧？小胖子忽然从腰间抽出一把尖刀。

周小武猛地坐了起来。但他马上被一位小伙子摁倒了。

实话告诉你吧，小胖子伏下身子，用尖刀在周小武脸上轻轻拍打了几下，冷冷地道，我们几位兄弟，就是那天夜里追杀你的那几个人。算你们两个命大，逃得快，否则，我们早送你们上西天了！快说，还有一位去哪儿了？边上另一位高个子恶狠狠地问。

原来，五天前的一个深夜，周小武与村里另一位联防队队员赵德在村口巡逻，忽然发现有人在村办公楼行窃，于是他俩大喊捉贼，并盯住一位逃跑的对象紧追不舍。但令人震惊的是，当他俩追到公路上时，却发现那个贼突然转过身来，同时身后冒出了四个同党，他们个个手里拿刀，一齐扑了过来，向他俩挥刀乱砍。于是，他

俩便掉头逃跑，而那五个贼却不罢休，盯住他俩紧追不舍，直把他俩撵进了一条河翌日凌晨，他俩被村人紧急送进了医院抢救。经检查，周小武右臂被砍了两刀，左刀见骨头，而赵德被砍了一刀，左耳朵被劈去了半只。消息传开，许多人前来医院看望并慰问，而分管全市社会治安工作的副市长也来了，他还亲自发给他俩每人一万元见义勇为为奖金。对此，报纸和电视均作了报道。不过，周小武和赵德感到很不安。他们深知，这飞来的荣誉全是假的，而事情的真相是，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见义勇为、勇斗歹徒的英雄，而分明是狼狈不堪的临阵逃跑者！因此，他俩相互赌了咒，谁说出事情的真相，谁就不得好死。正因为如此，这几天，周小武吩咐妹妹，他住在医院里不想见人，而赵德则索性离开医院，不知躲到哪儿去了。

今天，周小武还多次给赵德打过电话，可赵德的手机一直关着，怎么也打不通。现在，小胖子这班恶贼竟打听赵德的去向，周小武只得实话相告了。他眼睛死死盯住小胖子手中的尖刀，声音都发颤了：

他，他是前天夜里离开医院的，去哪儿了，我不知道。市长给你的一万块钱放在哪，快拿出来！小胖子喊。

让，让家里人拿去了。妈的，你说谎，命不要了！小胖子向周小武虚刺了一刀。

周小武下意识地将左手挡了一下，同时将脑袋缩进了被窝。

搜！小胖子向同党下达了命令。

于是，同党们扑了上来，掀床垫的掀床垫，拉抽屉的拉抽屉，掏衣兜的掏衣兜，急急搜查起来。周小武困在被窝里一动也不动。很快，病房里值钱的东西被抢掠一空。

正当小胖子他们要离去的时候，房门再次被推开了。

你们是什么人？一个女人高声喊道。这是王医生的声音。

他们是，是我的朋友。周小武马上钻出被子，抢着回答。

原来，小文领着王医生来了。是的，我们是朋友。小胖子也冲着

Wenbi 小小说

## 登山识百草

张丽萍

王医生说。他迅速地在背后藏好尖刀，然后向同伙挥了下手：我们走吧！

你们，小文发觉情况异常，伸出手，想拦住他们。

小胖子粗暴地将她给推开了。王医生惊得目瞪口呆。

小文冲了进来，扫视了一眼四周，房间里凌乱、狼藉的一幕顿时放大了几乎同时，她与王医生冲口而出：

房间让贼偷了！于是，她们迅速地检查起东西。

很快，小文惊呼：哎呀，我的包子呢？我的包不见了！

你包里有些什么东西？王医生问。有两千来块现金，还有几个信用卡，还有身份证，还有，还有，哎呀，我我记不起来了。小文急得要哭了。

快，快报110，追人！王医生拉着她，就往门外跑。

慢！突然，周小武一声断喊，只见他急急下了床，步履踉跄，冲向门边，将房门给关上了。

你，王医生和小文瞪大了眼睛。今天发生的事，你们谁也不准对外说，要烂在肚子里，谁说了，我就跟谁过不去，就跟谁拼命！周小武背靠房门，喷着脸，一字一顿地说。

那班人到底是谁人，你是怎么认识的？小文无法理解，盯住他问。

你不用问了，你丢的包和钱，我，我明天赔你就是了。周小武有气无力地说。

你原来认识那班人？王医生问。周小武闭上眼睛，不吭声。

他们是不是流氓，故意来寻衅、打劫的？王医生又问。

周小武闭着眼睛，依然不吭声。你不让我们报案，不让我们追人，是不是刚才他们威胁你了？王医生追问道。

周小武闭着眼睛，还是不吭声。哥，你怎么啦？小文憋不住，呜的一声哭了。

周小武依然闭着眼睛，什么也不说。只是，他那张毫无血色的脸，忽然出现了两行眼泪。



## 忠节门

Wenbi 图文



不能是无源之水，从现代的角度，忠可以理解为忠于职守，节可以理解为坚持必要的道德底线。这算不算也是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性转化呢？我边想边走，从这里慢慢离

开，回头再看看这城楼古旧的身影，在汽车的呼啸声中远去。在交叉的电线中，那模糊黯淡、看似相同其表面目全非的影像，倒真是一个旧时代文化在当下的贴切见证。

## 木头人

Wenbi 散文

问题了。小李多了个心眼，咨询了票务中心，联票当然有啦，西栅还有挂牌的酒店，只是她忘了告诉我们里面一宿需要680大洋。天拉上了大幕，星星点点的灯光如草丛中萤火虫柔和地点缀着江畔垂柳与暮色乌镇。看着一拨又一拨的游客裹着羽绒服兴致盎然。我们也学着附庸文雅，闻闻这古色生香，听听戏台上长袖当舞，唱腔浑圆，看看河里面鲤鱼成群，争相夺食，也颇有一番情趣。又去了趟杭州，频繁的光临次数对这个城市却丝毫不会生厌，不必说泛舟西湖的惬意让我顿感白娘子与许仙的荡气回肠，就连车站里拥挤的人流，各色陌生的人群都觉心生亲切。是爱屋及乌吗？还是我最适合雅俗共赏？没有找朋友，尽管这样的时光该是和三五好友把酒言欢，谈笑相见。但是这样的日子又是不可复制的，独特到我必须将它划拨到记忆的深处去。

之前在杂志上看到这样一句话，大致意思是这样：你是活了一万多天，可到底是不是只活了一天，却一万多次地去重复它？如果让我回头想想这些逝去如流水的日子，有几天能清晰详尽一字不差地将它描述出来，我给不了一个细小的数字。就最近而言，能记得此生最美的那一天，清晨至次日凌晨，以及这次小小的出游。若往前推，恐怕只能剩个模糊的主干了。若再往前推，不是特大日子，早已被风一吹，生生化为记忆的灰烬。由此，我就想起朋友黑木来。他告诉我说，他有一本册子，上面都记着每一天干的事情，一打开，报上年日月，那些字眼就是被串线的珍珠，活活把以往的日子拎起来了。我不信，于是报上一日，竟真真板有眼，重现了昨天。这是一笔太容易被忽略的财富。也许你的一天，对于别人，细若粉尘；对于自己，就算普通，却是生命的记载。

谢周瑜

一切又慢慢地平静了下来。仿佛小船在湖面上驶过，层层涟漪过后，粼粼波光变成了一面巨大的镜子。像赴一场集会，所有的人都满载了祝福而来，又如同曲终人散，那么多人微笑、转身、渐渐离去，追赶他们自己的生活。于是，最亲密的人开始问我，之前和之后，有什么区别。这种区别是微乎其微的，吃饭睡觉上网，不过换了地点，这种区别又是随处可抓的，喜悦与感伤竟能同日而语。

去了一趟乌镇，赶上天气转寒，天色灰暗，烟雨中的江南古镇多少显得朦胧迷离。景区门口三五成群的三轮车夫看到我们下车，热情洋溢地迎上来，却莫名让我联想到刀姐和鱼肉。果然，差点被一个长租教厚的车夫给忽悠了，他告诉我这个点去东栅和西栅没有联票了，甚至再迟一点住宿都成